

窗前魅影

蔡茂友 夏天阳 主编



是本書蠅頭派偵探小說

京華出版社 1994·北京

奇
前
魅
影

奇前魅影

蔡茂友

夏天阳 主编

京华出版社

小说

(京)新登字 2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足本鸳鸯蝴蝶小说/蔡茂友,夏天阳主编.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4.9

ISBN 7—80600—042—9

I. 足…

II. ①蔡…②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②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 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0576 号

责任编辑:吕 莺

封面设计:文 等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07 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北京建新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3.125 印张 341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全套定价:64.80 元 每册定价:10.80 元

足本鸳鸯蝴蝶派小说 丛书编委会

主	编:	蔡茂友	夏天阳	
常务副主编:	季培勋			
副主	编:	周成璐	陈筱平	余红松
编	委:	邹民生	邹文	王士雄
		文凡	杨文激	周志俊
		肖滔滔	夏舜尧	杨家驩
		丁万家	周维强	曹书文
		艾比拜		

607102/14

序

谈及现代通俗文学，不能不使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风靡文坛并且对后来港台通俗文学有着深刻影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和作品。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源于清末，盛于民国初年。此派作家大多受西方文学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以擅写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区别于其它文学流派。其作品通俗易懂，文笔优美、辞藻华丽、注重生活情趣，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学的风土情调，又带有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情调，为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温馨的空气。正是这种创作风格，使他们获得了“鸳鸯蝴蝶派”这一富有诗情画意的美名。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以中篇小说为主。按内容可分为社会小说、黑幕小说、武侠小说、神怪小说、传奇小说、宫闱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家庭小说等多种，其中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正是今天港台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的滥觞。

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多为爱情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生命未可预知的探寻和对爱情的主观诠释，如《鸳鸯结》、《柳暗花明》。中期则出现了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这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在学习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程小青“霍桑探案”最具代表性，后期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暴露社会黑暗面的社会小说和黑幕小说。

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鸳鸯蝴蝶派作品过多地强调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忽视了发掘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有些作品甚至脱离现实，玩味于男女情爱之中，这使鸳鸯蝴蝶派作品成了道德人士抨击的靶子。然而思想内容上的缺陷并不能抹杀鸳鸯蝴蝶派作品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

为了使今人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鸳鸯蝴蝶派，了解那个年代的那个社会，我们编选了这套丛书，所选小说为鸳鸯蝴蝶派作品中的精华。按其内容，分属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宫闱小说六大系列。如果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窥览到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奇妙之处，则幸莫大焉。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九月

目 录

(1) 序

(1) 窗前魅影

● 红 绡 著

(120) 神探霍桑

● 程小青 著

(120) 轮痕与血迹

(170) 两粒珠

(225) 灰衣人

(277) 白纱巾

(343) 紫信笺

● 窗前魅影

一、园游会闺秀竞新庄

且说李神鹰自从破了厉汉坤家毒手魔王的惨案后，他的声誉，便在新闻界警政界一鸣惊人，便是上海上中下三等社会人士，莫不景佩钦崇。

他的女同事宋春燕小姐，本来生就一副高傲居尊的性情，对于任何男子能够博到青睐的，可以说百不得一，她对于神鹰，一向也是这样，双方的友谊也只有止于同事的地位，寻常的接触，并没有进一步亲近的表示，但自从她自家冒险夜探厉公馆几乎失去了贞操与性命，幸得神鹰及时死力相救，这才能够保全了清白之身与宝贵的性命，这一来，她将以往对于神鹰的错误估计心理一扫而空，转而变成异常钦佩了！在已往她所以要轻视神鹰者，这是她的认识不足，现在呢？她觉得以往自己的估计是全盘错误了。他不独不是她理想中的徒有虚声的懦夫，而且是一个能说能行的英伟干练少年，这叫她怎能不十分的崇拜倾倒呢？感情这物，非常奇妙，未生时其冷如冰，既生后，其热如火。

神鹰因为竭力营救垂死的一男二女，奋不顾身，结果除了左臂撞脱一块皮肉外，左耳之下，又恰巧被墙壁的铁钉括破了一寸多，虽已医好了，但一条疤痕却永远的留在他的左颊上面了。

春燕时常抚摩着那一条创痕说：“神鹰，这疤痕虽然使你的相貌上发生一些儿美中不足之点，然而，要知道这疤痕是你的光荣纪念品！在我的目光中，简直是不可磨灭的感激象征啊！明天是七月初七，也就是我的十九岁生日，我们老人家为了欢喜我的缘故，每年此日都要举行一次酒会，你已成了我的患难朋友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便是想请你到我家去给我当一天总招待，不知能够俯允我的小小请求么？”

神鹰欣然道：“啊呀！我的记性真是坏透了，怎么又会忘记了，还记得是去年的事，黄经理在府上喝得大醉，披了你白晔叽外褂，大唱其梅兰芳的天女散花，几乎笑倒了全体男女来宾。时光真快，不知不觉倒又是一年过去了。可不是么，我们却用什么……”她立刻过来，伸出一双又白又嫩的玉手，轻轻的将她的嘴一掩笑道：“用什么，一些也不要你用什么来贺我，单就谈上一次在大火中奋力不顾一切危险将我救出险地，我已是终身难忘的大恩大德了！到现在还没有报答你一些儿呢！现在呢，我正想借这个机会，使你到我家喝一杯水酒，也算稍尽一些薄敬罢！你如果要送长送短。那么，你可不要怪我要拒绝你来吃酒了。”

神鹰大笑道：“这可不成，叫我两肩一嘴直到府上去尽情饱啖，这是说不过去的事情呀！”春燕正色道：“你倒不是送寿礼给我，你简直是叫我过不去啊！”神鹰点头道：“好！好！你是决意要我省几个钱，我自然欢迎，但有一点必须声明，如果此间总经理与主笔有什么礼送那……”她立刻抢住对他说：“不要说一概不收贺礼，便是收，你也比不得他们呀！”神鹰只得强笑道：“好！你既一定不要我破钞，我也不必来拂逆你的意思了。但有一点预先申明，这便是我要空手来领盛筵，我也没有面孔来的，最好让我随意送一点儿东

西与你，你怕我费掉钱，那我就不费钱便得了。”她听得也不坚持了，只得笑道：“好好！听你罢。不过你是早一些来才好，不要叫我等得心焦。”他们点头道：“知道了，知道了！那还用你叮咛么？无论什么要紧的事情，我也要暂且放下来。”他说着在抽屉中取出了一搭原稿笺来，春燕笑吟吟的走开了。

因为她知道神鹰的性情，每天到了十一时以后本报的特稿写好发排，他便动笔为上海杂志，与其他两家报纸特约撰述些短稿侦探小说。尤其是在毒手魔王一案破了之后，各大杂志的主编者不约而同的将目光一齐注射到他的身上来了，他对于几位最交好的老友，情不可却的，只能苦了自己，拚命的将脑汁往白纸上绞，终日报要去了三分之二时间的手不停挥，幸而他一枝笔，可以说是快到极点了，一小时可以写成二千五百至三千的文字，因此索稿者虽多，他尽有力量可以应付裕如，并不感到窘急，他可以说是一位天才的著作家，落笔如飞。虽然，同一事件，他能用纪实，批评以及素描等种种的写法，各自具有特殊之点，能令读者虽然同时读他的三篇文章，不独没有雷同之感，并且有各具特点的优异妙处，他又是一个最重情感的思想家，愈是在夜深，愈是思泉潮涌，三小时草成万言，毫不稀奇的事情。

他为了明天要快乐一天，今夜便不能多做一点工作，将明天的预先做好了，大约写到二时半光景，两天的文章均已草就了，拿起桌上的白兰地酒瓶拔去瓶塞，就喝了几口，在盆子里拿起一块鸡翅膊，一面啃，一面仔细的想着厉公馆血案全局经过，不由的在口角边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来。他以为没有厉家这四命奇冤，不但显不出本人的潜在干才，而且也不会引到春燕对他进一步的热情好感，眼前虽还不能料定能否达到美满成功的结局，这是一个尚未揭晓的谜，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见到的，乃是她对于自己的友谊那是无可否认的，已经陡然的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了。

神鹰实在是太恋慕春燕了，他目光中的安琪儿，显然的为了救

命之恩互助的热情而走入了情罗爱网了。尤其是一个弱女子，居然敢在午夜单身闯入虎穴去干出那许多令人钦佩的事来，这真是了不得的奇女子，巾帼英雄，她如果能够与我……叮叮咛一阵电话铃声将他的思潮打断了，拿起听筒，便听得娇滴滴的一声问：“是神鹰兄么？”他立刻回答道：“是的。燕妹么？你还未曾安息么？时间不早了，你可以……”立即听得一声银铃也似的笑声道：“你知道我已坐在床上打给你的电话么？我倒要问你，你的稿子写好了没有，酒可以不要喝了，多喝是要伤身的，好孩子……早点睡，明天还得请你忙碌一天呢！”神鹰笑道：“好！这一副老阿姐的口吻听得我太舒服了。燕！我需要你用这种口吻称呼我，我最愿意做你口中的好孩子。”她笑了呛咳起来道：“那很好，好孩子，在五分钟内，乖点睡罢！我明天早晨会带巧克力朱古力给你吃！祝你晚安，明天会！”电话挂断了，神鹰挂上了听筒，果然依从了她的话，打了一个呵欠，立起身来，又吸了一口白兰地，趿着拖鞋，回到自家的卧室中去睡觉了。

因为隔夜的精神使用得过份了，所以第二天直到了上午十时许，他依然高卧未醒呢。

春燕已经自驾车子到报馆里来寻他了，上楼到他的卧室中，便见他面孔朝里，好睡正浓，床前的香烟盘中，放着十多枚烟蒂，有好几本英国名著研究心理学的书籍，散置在枕头旁边，一双袜子的后跟却已磨穿了铜元大小的窟洞，抛在床架上，两件白府绸的衬衫钮子落掉了好几粒，一件毛巾衣，已经有好久没有洗濯了。

她瞧到这一种景象，不由的点头叹息，心头涌起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惆怅与同情，她以为像他这样一个天才的英俊少年，就应该有一位体贴入微的美丽夫人来作他的生活上实际安慰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成就，就一定不止眼前这一点点儿呢！他必能在事业方面有惊人伟大的成功呢！她想到这儿，不知怎的自家粉颊上起了一阵热烘烘的感觉，她不忍惊动他的好睡，轻轻的走到南窗下一

张写字柜边，悄悄的坐了下来，将抽屉拉开，发现一本神鹰日记，她便有意无意的翻阅了好几页，倒发生兴趣起来，因为他的日记式是与众不同的，里面所记的大都是最近探搜厉家惨案的零星事迹，文中时常夹着奇怪的符号，与众不同的语句。还有着断零的语句，初看似乎不通难解，等到再看就会引起探索的兴趣来了。这日记太特别了，春燕是这么想。

待她看到第十七页的那段，忽然会叫她陡集全副精神来注视了，这一段日记是在厉家三太太在龙华塔上尸悬半空的惨剧那一晚记的，字迹潦草而快速，似乎是在愤怒时写的，因为她深知他的情性，在心平气和的当儿是会一本正经的写出端端正正的字迹来。反之，他的情绪不佳时，写出来必然非常潦草不正的。这一段明显地是牵涉到春燕的话了，开头便说：“女人真是太神秘了，有时会主动的对我表示亲热而恳切，但有时却又冷酷得像一具木乃伊，不过从今晚到龙华去的她，种种态度方面推测下来，我已得着明白的启示，她是无意与我缔交的，在她的谈话口吻中时常又可以寻出她讥诮和鄙视我的心理出来的。是的！我承认她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然而她竟未曾认清我这个不平凡的男子，中间只隔了一层膜，这层膜或许也就是我俩的幸福魔障，我常在虔诚的希祝上帝，或许能将我俩的中间一层不幸的膜挑去了，那么她与我同时上了快乐幸福的坦途，然而这恐怕终是一个幻想罢！”

她按不住一颗芳心跳动起来，再往下看，又见到一段，是：“我不必瞒蔽谁，我实在太爱她了，然而，她也实在太使人可爱了！她无异一朵鲜艳而有刺的玫瑰花，又像一头性情狡黠的野猫儿，她会无端来逗得你情不自禁，正待张臂恨命的吻她一下子，但她又像灵活无比的小鸟儿一样，速而且驶的振翼飞去，恨得你牙根发痒。但，越是恨却越是爱，真不能自解是什么道理？不过今天她太使我失望了，始则引诱我，而且强烈的挑逗我，继而又会故作正经人，扳起了面孔，说了一篇大道理，像老娘教训她孩子一般的严肃！我

简直变成她的玩物啦！我需求安慰，我更急切的需要确实的安慰，她不时以空心汤团与糖衣的苦丸给我吃，真是个魔鬼，我决意不再和她谈一句话了，我恨我为什么拒绝了雪鸿的真爱，喝酒罢，我要找刺激！喝醉了决意到屠门去寻求安慰，我以为她并不比屠门中女人多一件器官，我为什么定要痴心去给她愚弄呢？好！今夜定和阿王同去，他是个中能手，他必能予我以相当的指导，我更不怕由此堕落，因为现在太使我不满意了！我是个不能受刺激的人，去！去！决定去！”

她的面孔红得更加厉害了，她深深的自悔以往不应该固执自家的偏见，给予神鹰种种的难堪，她急切的翻看下页的情形，只见上面写着：“唉！这是一幕悲剧么？不！与其说是悲剧，倒不如说是喜剧来的恰当一些儿呢？阿王不愧是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他能够以清晰的理解和诚恳友谊来打动我，他劝止我狎邪之行，我终不听，他强我不得，只有领我同去。”

春燕看到这儿，几乎要抛掉了书本，可是又有些儿不舍得这样的做，依然咬紧了银牙，瞧了下去：“这是可纪念的日子，第一次领略到屠门中的宝地风光，不知怎的，突然有若干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花柳医生的广告，是那么触目惊心的骇人，我这个堂堂七尺的奇男子大丈夫，难道真个自愿与药水棉花，梅毒药剂为伍么？不能！决不能！叫来的一个姑娘，模样儿有些像明星黎灼灼，肉感得很，阿王叫的是老相好，叫作绿牡丹，容貌清秀，怪不得小王时常说：莫小觑了屠门中人，照样也有极漂亮的人儿。不过话得反过来说，越是漂亮，毒素越大，这一句话会使我将眼前的庄花，瞧成青面獠牙的赤发夜叉！我决不愿意牺牲在她们的手中，我又急切的觉得头脑清醒了，我不愿再作片刻逗留，独自雇车来，躺到床上，才自幸我竟能保持我宝贵的童贞，以备将来供献爱我之人！”

她胸前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了下来，微微的对着窗外天空透出了一口气。这时候神鹰已在床上翻身了，他深恐时间太晚，努力

张开倦眼，朝四下里一望，见了她的背影，静静的坐在窗前，忙一骨碌起身搓揉着睡眼笑道：“啊呀！今天又是我失信了！答应你在九时以前起来，不想一觉睡到十点多了。燕妹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一声也不来叫我？”

她转过面来对他瞧了一眼，微笑道：“你这人，总而言之，是不肯听别人好意的劝告，要写文章，还是清晨动笔来得精神充分，你总是不肯这么做，半夜三更在灯光下深思熟虑，是多么辛苦，多么容易伤身体啊！”神鹰一面披衣下床，一面笑道：“习惯真是魔鬼，你要正颜厉色的去拒绝他，每每不能够生出一点效力来，这真是没有志气的表现啊！不过我也知道夜工作是不利于人体的，然而我深切的爱护夜，崇拜夜，因为夜是甜蜜而静肃的，她能够给予我思索剖解某一事件的良好环境。所以我凡属稍见复杂的事件，多数均在夜间得到答案的，为了这样，我才不愿意忽然的抛弃她于睡梦之中。”

他说着一眼瞧到春燕手中，执着一本正是他所写的日记，他忙走进来劈手抢过来。笑道：“这个你可不能看，我也不愿意给你看，是要请你原谅的！”春燕笑道：“好再什么我都看见了。”神鹰面色一红，相当窘迫，倒是她对他说：“你不要怕难为情，我以为你还是好孩子，快快地梳洗一下子，到我家去吃早面罢！你时常说在上海吃不到真正的鸡汁大面，今天可要随意的吃了。”他笑道：“吃了倒没什么关系。只是我一点礼物也没有预备。”春燕笑道：“你真是个娘娘腔，说说又说到了礼品的身上去了。”他不再答话，忽然去开了皮箱，在里面掏了半天，掏了一支比大拇指稍大一些的玉雕的立鹰，两翅微张，神彩欲活，他递给春燕笑道：“这是一件不出分文的礼品，你可以接受的了。”春燕见了这一支玉鹰，十分喜悦的接过去，仔细一看，欣然的向他道：“这一件盛礼我是决定接受了，不过我是有还礼的。且随我回去，我的还礼拿出来那定要使你惊奇一番的哩。”

她说着郑重的将一支玉鹰安放到她的手皮夹中，催促神鹰先由五楼下来，又打了两个电话给黄种强与王光旦，请他们今晚一定要抽暇到她的公馆中参加园游会，这才与神鹰先后登车，直开到海格路西端一座高大的四层新洋房的门外停下了，一个守门的印捕来将铁门放开，汽车开进去，就是一个宽大的院落，葡萄架六角茅亭，正中的喷水圆池中蓄了不少的异种金鱼，悠然自得在水中游泳着。池的南面是四方网球场，细草如茵，池东一排垂杨柳夹着另一排洋槐树，网球场尽头处分载着玫瑰蔷薇石榴花等，争妍吐艳正自开着。

主宅的西边有十间耳房，都是仆人们住宿之所，连着汽车间马棚等，都依靠着西壁墙边，在主宅的后面，又是一个空大的花园，利用着天然的一条小河引入假山之下，这一条河上共有三道桥，是竹木砖三种不同的料子建造成功的。这一住宅，在五年以前乃是一个犹太富翁的别墅，后来被春燕的母亲主张以时值估价收买下来的，后园前院，占地约在五十四亩之广，花木很茂盛，十丈软红的俗气，一些儿也不能侵染到这洞天福地的环境中来。

神鹰虽然与春燕同事已久，可是到她这里来，还只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去年的七月七日，和王光旦等一同乘车来，也是给她贺寿的，不过那时他与她的情感不过止于同事的界限上面，所以并不深刻，可是今年就大不相同了，他是十分注意到她的家庭状态了。神鹰有一种疑问，但是不好说出来，他以为像她这样一位千金小姐，正应该在家享受她的豪华幸福生活，为什么反而每天到社会快报去自动吃辛苦，尽义务呢？这简直是一个不可理解的谜。也许她是一个有志上进不甘坐食的奇女子罢！可是有一点，神鹰是料得到的，那便是她似乎受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刺激得太厉害了，所以她想借着工作来消遣，藉以排除胸间的苦闷与烦恼。

当她喜孜孜的将神鹰领到了大客厅上，她的父亲宋乐山太爷口边衔着一支雪茄，衬衫袖子卷到大曲池，搬动着又胖又矮的肥重身

体，正指挥着佣人们；拖地板擦痰盂，忙碌异常。半秃的头顶上，露出汗珠。

春燕立定叫道：“爸！今天我重新来给老人家介绍罢！这位就是救我性命的李神鹰先生。”

宋乐山抬头一望，立即露出非常感激而又愉快的神情，伸出右手热烈的和他紧握了会，然后才笑道：“这种救命的大恩，真叫我不敢言谢”。神鹰连称不敢当！不敢当！这算不什么，忝为同事，应当如此，老人家的精神真好，燕妹真幸福。宋乐山忙向春燕说：“燕儿！你且将李先生请到楼上去坐罢！上面已有好几位女同学在等候你呢！”春燕唯唯答应，引着神鹰，上了二楼，正待与他一同到会客室去，但她略一沉吟，便又将他引上三楼自家的卧室中去了。

这一间布置得雅洁无伦的房间，是在右边楼的第一间，后面还有两间，一是藏书室，一是会客室，都与她卧室通连的。卧室中除了一张白铜半架床而外，西一面，安放着一张穿衣镜的大橱，东窗下是梳妆台与洗脸台子，两只沙发，另有湘妃竹椅子四张，茶几两张，都靠在南窗排列着，床是安置房间中间，对壁悬挂着一张半身放大的肖像，那便是她念念不忘的已故母亲，在照片上瞧，她母亲是三十岁左右拍摄的样子，眉稍眼角与春燕一般无二，这使人一望而知是她的生母了。

神鹰道：“照像想来必是令堂大人了？”春燕道：“是的！正是家母。”神鹰皱眉道：“如果依照这照上的神情看来，简直没有人相信伯母会去世得这么早啊！”春燕听得这一句话，顿时她的面上就露出一一种极度伤感的神色来，她微微的叹了一口气，并没有答他的话，可是神鹰好像急切的悔悟到自己失言，不应该在这欢天喜地的当儿，突然地说出这些话，大杀风景，叫她听到了，十二分不高兴，立即用别的话岔开了，不再提这事。她亲自去开了一瓶可口可乐递给神鹰道：“今天很热，秋老虎比大伏天还要不好过呢！你请

坐一会儿，让我到楼下去招呼几位同学上来，大家谈天倒不寂寞。”

她下楼去，不到五分钟，一阵细碎的高跟鞋声音，五个年轻漂亮的摩登小姐，随着她上楼来了。

她逐一为她们介绍，一个是李佩琳，是她的初中同学。王芙卿陆珠明秦眉子三人却是高中升大学的好友。另一个韩杏芬却是她的表妹，她们既是同学好友，交谊自比不得一般寻常的友人，这五个人中，当以秦眉子为人最风趣活泼。陆珠明的文学根底最深，王芙卿则长于交际，李佩琳与韩杏芬最爱时髦，秦眉子时常打趣她俩象磁花瓶，这伙姑娘们一同走到春燕的卧室中，瞧见了一位身材高大的英俊青年，斜倚在沙发上，独自翻阅着一本美国约翰生名著，世界侦探故事大观，见她们入房很恭谦的笑嘻嘻立起身来招呼，春燕一一为他介绍，待到秦眉子与神鹰握手的时候，这位小姐含笑对神鹰说：“李先生与春燕妹不独是一个报馆中的同事，而且是思想行为皆可合而为一的同志，我谨以十二万分热忱期待着，期待在最近的某一个良辰佳日，我们这班好友要……”韩杏芬笑问道：“要什么？”眉子笑道：“这还用多问么？所谓无限深情事，尽在不言中。要什么，难道你还猜不着么？”陆珠明笑道：“爽快些说罢，愿有情人都成眷属。”秦眉子不禁噗哧一声笑道：“倒底是女博士能够出口成章，而且西厢记熟读于胸，一开口就是西厢记。”陆珠明瞅了她一眼，咬着下唇角说：“这是不打自招，自家看西厢入了魔还来嘲弄别人，岂不是笑话么？”

眉子笑道：“你怎知我也读西厢？”珠明道：“你怎么会知道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句是西厢记上的！”眉子粉面微红，依然强辩道：“不行！不行！你不能以莫须有来定人罪。”

陆珠明笑道：“不但西厢记读得熟，精忠兵传也熟烂于胸了。”眉子道：“好好！不要瞎扯了，谈正经罢”。李佩琳拍手笑道：“想不到鹦鹉也似一张利嘴，居然也有为人吃瘪的一天。”眉子笑道：“她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女学士，我怎么能够说她的过呢？不过我要